



杜詩

六

宮殿
宮詞
省字
陸廟
居達

~18
884
7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六

宮殿

宮詞附

古詩二首 律詩六首

王華宮

鶴曰唐志貞觀二十一年建玉華宮於坊州宜君縣之鳳凰谷公至德二載往廊時作夢弼曰寰宇記正殿覆瓦餘皆葺茅當時以為清涼勝

宮於九成也

溪。回。松。風。長。
前一作迥梅曰符堅墓在此宮

也。色。之。碧。也。溪。回。言。不。歇。
郭璞曰

紫鼠背狀如小狐蝠蝠肉翅大尾頭脇毛不知何



玉殿遺構絕壁下批哀思苦語轉換簡遠有

所及○補註趙曰負觀二十年太宗所作而

今詩云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此蓋詩人

之深意也太宗厭禁內煩熱營太和宮終南

之上其後復興王華之役自二月乙亥遊幸

至十月癸丑而復返太宗創業之逸豫於離宮

治之世勞人費財於營建廢時逸豫徐賢妃傳

故詩人諱之曰不知何王殿也接徐賢妃傳

妃嘗言翠微玉華寧宮雖因山藉水無等架

之若而工力和儼不謂無煩有微意君以逸

矣人無道之君以樂身則公之微意君以逸

陰房鬼火青為燐也淮南子燐也人為燐許

慎註其死之血為鬼壞道哀湍瀉所築棧曰謂

火燐者鬼火之名為鬼

為洪流也萬籟真笙竽

掃蕩也萬籟真笙竽

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子

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此竹是已敢

問天籟而使其自然已也萬秋色正蕭灑氣一作

不而同籟子慕曰夫吹萬秋色正蕭灑氣一作

光義人為黃土况乃粉黛假王篇粉列子周穆

佩玉環雜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蘇曰梁

芷若林覽遺蹟了無故舊碑文考憂來藉草坐浩

驗往事獨石馬在茂草中憂來藉草坐浩

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凄黯結

者殆難為情○夢腐曰冉冉無氣貞自傷氣

已冉冉猶在征途間豈能長久者乎是以憂

未坐草浩歌而揮淚盈把也天台賦嗟人生

之短翮孰長年之能執容齋隨筆曰張文潛

暮年在宛丘何大王華宮詩不絕往謁之凡三

見其吟哦老杜王華宮詩不絕往謁之凡三日

故曰此章乃風雅鼓吹未易為子言次圭曰
先生所賦何必減此曰平生極力模寫僅有
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語也遂誦其離黃
州詩偶同此韻曰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
山回地勢卷天豁江面瀉中流望赤壁石脚
挿水下昏昏煙霧嶺歷歷漁樵舍居夷寶三
載鄰里通假借別之豈無情光淚為一灑
工起鳴鼓輕櫓健於馬聊為過江宿寂寂
山夜此其音響箏奏固似之矣讀之可嘿諭
也

九成宮 夢弼曰唐志鳳翔府麟遊縣西
觀五年魏徵之以避暑因更名焉宮有醴
泉出命魏徵作九成宮醴泉銘序云九
成宮則隋仁壽宮也冠山抗殿絕壑為池
跨水架楹分巖竦閣高閣周建長廊四
起橫字膠騰臺榭參差仰視則金翠相
尋下臨則崢嶸千仞珠壁交映金翠相

輝照灼雲霞蔽虧日月觀其移山迴洞
窮泰極侈似人從欲良足深尤求徽二
名山曰萬年宮乾封二年復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批并畫
會宮憑風

迥 會與層同 岌業土囊口謂谷口也張衡西京賦狀巍巍以
貌土囊口謂谷口也張衡西京賦狀巍巍以
岌業宋玉風賦夫風起於清蘋之末盛怒於

土囊立神扶棟樑擊翠開戶牖 批二語雄籍
靈光殿賦神靈扶其棟字 其陽產靈芝
夢弼曰謂鑿牖面林也

帝終南山陽石柱上產金花芝十莖希曰終
南在長安而九成宮在麟遊縣蘇引終南山
陽產金花芝非當是產九成宮所其陰宿北

枕山之陽夢弼曰以言其薦瑞也

斗其陰則西都賦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窮谷

宿以言其至高也曰紛披長松倒揭寧怪石走

趙曰洞蕭賦若凱風紛披魯靈光殿賦飛陞

揭孽綠雲上征註揭孽極高貌夢弼曰孽魚

切列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記曰峽中猿鳴

不至清諸山谷傳其響泠泠荒哉隋家帝製此

今頽朽摸鴻修帝怒曰素為文帝建仁壽宮規

獨封倫曰母恐后至當自免及向使國不亡

焉為巨唐有興夢弼曰晏子曰不有廢也君何此

宮改為九成宮之天下已為唐高祖所置唐初

興宮改為九成宮之天下已為唐高祖所置唐初

蜀樂一且祿山變起遂巡幸雖無新增修尚

置官居守苑鶴曰志云周垣千八百步并置禁

幸舊史志云九事成宮掖監一人副監一人夢弼

一人簿史志云九事成宮掖監一人副監一人夢弼

曰謂玄宗守不無靡費也增修巡非瑤水遠王元

猶置官守不無靡費也增修巡非瑤水遠王元

長曲水序夏后兩龍載駟璿臺之上稷滿八

駿如舞瑤水之陰言周穆王遊於崑崙山見

西王母與宴於跡是雕璿後批感歎之尤得

子之歌峻字鑑唐也璿後批感歎之尤得

安則亦遠矣特比周穆王之不遠也

指言為唐襲隋後也王華宮唐所創建不敢指

斥故云不知何王殿今九成宮階帝所
建唐攻之為戒故云荒我階家帝我來屬

時危仰望嗟嘆父天王守太白趙曰守音狩

之為義言蕭宗在鳳翔也希曰太白山在鳳

翔府麟縣夢弼曰守晉晁並作狩太白西方

之星也謂蕭宗至德二年次于鳳翔時也時

蕭宗未能會諸郡兵而討祿山豈非猶守太

白子天王守太白與春 馳馬更回首回一作

秋狩于河陽之義同也 馳馬更回首搔夢弼

曰甫駐馬搔首蓋傷兩京之未復

亦黍離詩彷徨不忍去之意也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寮友鄭曰長安志東內大明宮

賈至

弱柳垂青瑣夢弼曰宮殿簿百轉流鶯滿

建章夢弼曰李吉甫郡縣圖建 劍佩聲隨

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

裏朝朝染翰侍君王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公自註舍人先世掌絲綸

鶴曰會要云貞觀八年十月營永安宮

九年正月改名大明宮龍朔二年改名

蓬萊宮咸亨元年復改為大明宮此當是

乾元元年年在諫者作年

五夜漏聲催曉箭洙曰顏氏家訓云或問一

魏漢以來謂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
云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
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為籌更歷也經也師
曰箭乃漏箭軍中傳箭以直更五夜謂五鼓
天將曉也夢弼曰九重春色醉仙桃重一作
曉箭謂五更初也九重春色醉仙桃重一作
天子之門九重漢武故事西王母齋其桃七
枚獻帝帝欲留核種之王母笑曰此桃一千
年生一十年結實人壽幾何遂止西王母指
東方朔曰仙桃三熟此兒已三偷師曰凡詩
稱春者皆酒也醉仙桃言入朝飲酒其色如
春趙曰春色著桃如酣醉然以宮中之物故
為言仙桃批壯麗自是若非微字清灑不免癡肥矣謾
批壯麗自是若非微字清灑不免癡肥矣謾
發此義東坡志林七言之偉麗若杜子美
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
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動搖介後寂寞無

聞焉直至政陽永叔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
鳥雙飛飛意自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
樂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小生亦云令嚴鐘
鼓三更月野宿靄緜萬竈煙又云露布朝馳
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云補注
梅聖俞金針詩格云詩有內外意內意欲盡
其理外意欲盡其象內外意含畜方入詩格
如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旌旗
喻號令日暖喻明時龍蛇喻宮殿喻君王言號令當
明時君出而臣奉行也宮殿喻朝廷風微喻
政教燕雀喻小人言朝廷政教絕出而小人
向化各得其喻也胡茗溪云論詩若此皆非
知詩者善乎山谷之言曰彼喜穿鑿者桑其
大肯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虫
以為隱語者皆有所托如世間朝罷香煙携滿
袖蘇曰韋賢詩御爐香詩成珠玉在揮毫欲

知世掌絲綸美

趙曰賈至曾之孫也曾於開元間掌制誥玄宗幸蜀拜至

起居舍人帝曰昔先帝誥命乃父為之今茲命無乃爾為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

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綸

池上于今

有鳳毛

子一作得夢弼曰池謂鳳子起宗有文辭補新安王常侍王母段徽儀卒起宗作謀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起宗殊有鳳毛

鳳毛

同前

王維

絳幘雞人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

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綵臨

仙掌動香煙欲傍衮龍浮朝罷須知五色詔

佩聲歸到鳳池頭

同前

岑參

鷄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金鑠

曉鐘開萬戶玉塔仙仗擁千官花迎劔佩

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

客陽春一曲和皆難

夢弼曰劉向新序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邪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邪宋玉對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微人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

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
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
曲弥高而和弥寡又安知臣所為哉若溪
叢王維岑參皆有和四詩皆佳絕今蘇臺
首中杜工部集皆不附此三詩惟錢塘舊
本有之補注七言褒頌功德如少陵賈至
諸人唱和朝大明宮乃為典雅重大和此
詩者如岑參花迎
劍佩一聯最佳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鄭曰掖夷益切

內有宣政殿殿東有東上閣門西有西上閣門故以掖稱鶴曰舊史高宗龍翔二年置正殿曰含元含元之後曰宣政宣政左右有中書門下二者公為左拾遺屬門下故曰左掖

天門日射黃金榜洙曰崔融詩金榜照晨光

石為墻五色玄黃門有金榜春殿晴曛赤羽

旗洙曰以赤為旗宮草微微承委珮微微一作罪

主佩委則爐煙細細駐遊絲洙曰遊絲蛛絲

似雲迥蓬萊常五色雪殘鳩鵲亦多時批佳處自

在可想○洙曰蓬萊殿名趙曰鵲觀名在

其泉宮秦曰謝玄暉詩金波麗鵲觀借漢殿

觀名此當侍臣緩步歸青瑣洙曰青瑣門也

時之禁掖退食從容出每遲晁曰詩自

紫宸殿退朝口號鄭曰長安志宣政殿

北鄭曰紫宸殿昂內衙

紫宸門內有

之正殿，舊曰今詩云宮中每出歸，東省當是建元元年為拾遺時作。

戶外昭容紫袖垂正二品，係九嬪，昭容，雙瞻御座。

引朝儀蒼綺曰：按唐制，天子至朝，宮人引至，殿上至天祐二年十二月，詔曰：宮嬪

女職本備，內任今後，每遇延英，生日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趙曰：應用朝

儀二人為引，謂也。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

之瞻，則回瞻也。淑景移淑景一作日，批春容富麗。師曰：淑景，淑日也。夢弼曰：覆芳遇切，謂唐宮苑

庭列芳蕤，春色之盛也。按公晚出左掖，詩：退朝花底散，是也。晝漏稀，聞高

閣報稀一作聲，趙曰：以閣也。天顏有喜近，臣知

批意外意。○洙曰：言近，臣密通清光也。宮中每出歸東省夢弼曰：唐

制左拾遺隸門下，而門下有者在東。會送夔龍

集鳳池集一作荀，晁自中書監，徙尚書，令人賀之。

乃惠云：奪我鳳凰池，諸人何賀我耶？蓋晉人以中書擬邃，比天上鳳凰池，謝玄暉直中書

者詩：茲言翔鳳，池鳴佩多清響。

宮詞 律詩九首

秋興五首同人作八首，餘見四時門，鶴曰：當是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聞道長安似奕碁洙曰：奕碁，互勝負也。夢弼曰：左氏傳：甯子視君不如

奕碁。百年世事不勝悲勝一作堪，夢弼曰：勝平聲。王侯第宅

皆新主洙曰：以裘亂而易主也。左太冲詩：濟王城內赫王侯，居文武

衣冠異昔時

洙曰非

直北關山金鼓振

洙曰

北尚用兵也趙曰言夔州之北用兵乃龐右

開輔間也舊本輒云河北尚用兵考之大曆

二年豈有征西車馬羽書

此亥字夢解曰遲一作遲言當時西魚龍

軍之號也夢解曰遲一作遲言當時西魚龍

有吐蕃吐蕃之寇未息羽檄交馳也

寂寞秋江冷為夢解曰秋分而水經魚龍於淵故

以秋日為夜也按集又有魚龍故國平居有

回夜水之句蓋皆秋時作也

所思趙曰魚龍府歌詞有所思乃在海平何

用問遺君雙

蓬萊宮闕對南山

對南山一作望希曰承露金莖

和玉屑飲之西都賦抗仙西望瑤池降王母

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西望瑤池降王母

洙曰漢武帝內殿七月七日西望瑤池降王母

帝夜忽見天西南如白雲起俄頃王母至

趙曰周穆王觴池而於瑤池之上下望瑤

池則望其自瑤池而於瑤池之上下望瑤

而宴穆王於瑤池喻明皇之幸蜀也列仙傳

善笑穴居東來紫氣滿函關

崑崙山上東來紫氣滿函關

曰此言肅宗收復長安也列仙傳老子西遊

過雲移雉尾開宮扇

識聖顏鳳之姿天日之表

一卧蒼江鷺歲

晚趙曰公幾回青瑣點朝班點一作照希時

自謂也幾回青瑣點朝班幾回猶言幾時

時也幾回青瑣點朝班幾回猶言幾時

歸也幾回青瑣點朝班幾回猶言幾時

時也幾回青瑣點朝班幾回猶言幾時

舊註以幾回青瑣點朝班幾回猶言幾時

者中門也幾回青瑣點朝班幾回猶言幾時

朝謁也幾回青瑣點朝班幾回猶言幾時

有中諸公幾回青瑣點朝班幾回猶言幾時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批起便

曰瞿唐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批起便

也夢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批起便

會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批起便

也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批起便

御風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批起便

近如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批起便

宮禁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批起便

化坊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批起便

其間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批起便

史云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批起便

東內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批起便

輝勤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批起便

芙蓉珠簾繡柱圍黃鶴珠曰昭陽殿織珠為

之聲珠簾繡柱圍黃鶴珠曰昭陽殿織珠為

鶴也珠簾繡柱圍黃鶴珠曰昭陽殿織珠為

也夢珠簾繡柱圍黃鶴珠曰昭陽殿織珠為

文也珠簾繡柱圍黃鶴珠曰昭陽殿織珠為

柱玉珠簾繡柱圍黃鶴珠曰昭陽殿織珠為

蟠珠簾繡柱圍黃鶴珠曰昭陽殿織珠為

龍舟珠簾繡柱圍黃鶴珠曰昭陽殿織珠為

驚起珠簾繡柱圍黃鶴珠曰昭陽殿織珠為

古帝王珠簾繡柱圍黃鶴珠曰昭陽殿織珠為

吹曲珠簾繡柱圍黃鶴珠曰昭陽殿織珠為

地金珠簾繡柱圍黃鶴珠曰昭陽殿織珠為

陵帝珠簾繡柱圍黃鶴珠曰昭陽殿織珠為

王州珠簾繡柱圍黃鶴珠曰昭陽殿織珠為

州珠簾繡柱圍黃鶴珠曰昭陽殿織珠為

州珠簾繡柱圍黃鶴珠曰昭陽殿織珠為

州珠簾繡柱圍黃鶴珠曰昭陽殿織珠為

昆明池水漢時功年夢弼曰武帝本紀元狩三

而為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通身毒國

以習水戰在長安武帝旌旗在眼中夢弼曰

西南周回四十里武帝旌旗在眼中夢弼曰

記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

建樓檣船上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

麀蓋照織女機絲慮月夜昆明池有漢宮闕記

灼涯照織女機絲慮月夜昆明池有漢宮闕記

東西相望以象牽牛織女西都賦集子豫章

之字臨子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

漢之石鯨鱗甲動秋風池洙刻玉西京雜記

無雁石鯨鱗甲動秋風池洙刻玉西京雜記

雷而鯨常鳴吼鬣尾皆動漢波漂菰米沉雲

世桑之以此祈雨往往有驗漢波漂菰米沉雲

黑夢弼曰菰古胡切洙曰菰西京雜記太液池

言菰之多其望之長遠驕驕如雲之黑也露

冷蓮房墜粉紅房墜粉紅謂蓮實上花葉墜

也爾雅荷芙蓉其華莖蒨其實蓮其葉也

則蓮房非花矣石林葉夢得詩話曰禪宗謂

雲門有三種語其一為隨波逐浪句謂隨物

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為截斷眾流句謂超出

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為蓋乾坤句謂混

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此是為序余嘗戲

為字子言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

同以波颺菰未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為

函蓋乾坤句以落花遊絲白蓮房靜鳴鳩乳燕

青春深為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迥柴門闌

五月江深草閣寒為截斷眾流句若柴門闌

當與渠關塞極天唯鳥道所通者鳥道多狹

同矣渠關塞極天唯鳥道所通者鳥道多狹

夢弼曰關塞言白帝城
鳥道則言硤中高山
感秋

公自謂也夢弼曰甫感秋

而思昆明池之景物也

安城南孟東曰諸宮別觀不許人往來上宿

皆宿於此故名御宿趙曰昆吾御宿皆地名

以長安志考之在萬年縣西鶴曰金子夢弼賦琳

珉昆吾張揖曰昆吾山名也出善金夢弼曰

透於危切迤戈支切通紫閣峯陰入漢彼

作委蛇委曲自得覓通紫閣峯陰入漢彼

紫閣峯終南山之峯名夢弼曰按別本此句

樓讚鸚鵡惠碧梧棲老鳳凰枝可批語有悲慨

曰韓詩外傳黃帝時鳳凰止帝東園集帝梧

桐食帝竹實洙曰古今詩話云紅稻啄餘鸚

鸚鵡粒碧梧栖老鳳凰行天馬度橋亦效此理補

註冷齊老杜云紅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

鳳凰枝舒王云綠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

稻正青鄭谷云林下聽經秋苑鹿江邊掃葉

夕陽僧以事不錯線則不成文章若平直叙

之則曰鸚鵡啄殘紅稻粒若錯綜之也言綠

以紅稻於上以鳳凰於下若錯綜之也言綠

成則知白雪為麥也割佳人拾翠春相問仙

也拾翠人夢弼曰問乃詩人雜佩以問之為問

也拾翠人夢弼曰問乃詩人雜佩以問之為問

也拾翠人夢弼曰問乃詩人雜佩以問之為問

也拾翠人夢弼曰問乃詩人雜佩以問之為問

也拾翠人夢弼曰問乃詩人雜佩以問之為問

絲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也拾翠人夢弼曰問乃詩人雜佩以問之為問

也拾翠人夢弼曰問乃詩人雜佩以問之為問

也拾翠人夢弼曰問乃詩人雜佩以問之為問

君有白頭吟趙曰公自言其昔日曾携綠筆
題詩于歷其氣象今先矣正白頭中吟詠而
望之其頭苦於低垂夢弼曰子義昔遊漢波
曾留篇詠集中有漢陂行故今相望有白頭
之嘆

洞房

鶴曰自此詩至闕雞四篇皆因明
皇升遐而感傷之按明皇以廣德

元年三月葬泰陵今詩云園陵白露中
則是廣德元年後作而闕雞詩云仙遊
終一闕女樂又無香則去葬年
遠矣梁權道編大曆元年恐是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

趙曰此篇思長安
而懷帝闕也楚辭

有容脩態絢洞房註洞深也希曰三甫黃圖
秦地應新月龍池滿舊宮

潛龍之地有龍池

在焉夢弼曰長安志龍池在興慶宮躍龍門
南深至教文常有雲氣或見龍出遊及帝幸
蜀前一夕躍然繫舟今夜遠清漏徃時同批
亘空望西南去

限言外。夢想清漏與徃時無異也萬里黃
地為遠而想像清漏與徃時無異也萬里黃

山北。方朔傳武帝微行至長安有萬里之遠東
山宮名長安志右扶風園陵白露中批語不迫

風槐里有黃山宮。園陵白露中批語不迫
至謂此悲慨滿目然不低翳故自可望。希

曰漢宣帝王后傳合葬杜陵稱東園師古曰
雖同瑩兆而別為墳王后

陵次宣帝陵故曰東園

宿昔

寶珠曰詠天
寶中事也

宿昔青門裏

逸曰青門
京城東門

蓬萊伏數移

夢弼曰
數色角

切蓬萊殿在東內龍朔二年高宗置
花驕迎
伏朝會之仗三衛蕃上分為五仗
雜樹望春詩春風搖雜樹夢如桃李之屬沈約
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昂今牧之龍喜
花方繁開上乘月夜召太真妃賞之
出平地宮小龍常游於宮垣南溝水中興慶落
日留王母夢弼曰以王母喻楊貴妃也漢武
殿言畢欲去帝微風倚少兒衛姬次女少兒
叩頭請留乃止
趙曰姨以言妃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
之諸姨矣
凡風刺俱有○夢弼曰前漢周仁為郎中令
慎重不泄以是得行入卧內於後宮秘戲仁
無所在旁終

能畫

所為技巧

鶴曰詩云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
公託以喻明皇

能畫毛延壽

洙曰西京雜記杜陵畫工毛延

真希曰毛延壽郭舍人
帝以延壽畫昭君不寔遂殺之
洙曰西京雜記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
為矢不用棘也能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及謂
之駭言如博之擊於輦中為驍傑
也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也
笑俊可曰太平御覽載神異傳曰東王公與
今電是也投壺而接天為之笑開口流光
遂生百技皆能感動帝意詩故云驕逸
物皆春○似希曰二句蓋接能畫不俗風而
言

政化平如水洙曰言無皇恩斷若神洙曰言

也時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洙曰有體有謂

抵也今兩兩相當角力量其技爾趙曰言至

曰前漢武紀春作角抵戲容齊三筆云杜詩

解如能畫詩第三聯頗與前語不相貫穿然

接其旨本謂技藝倡優不應蒙人主顧賜賞

無所損則化如水思若神為治大要既

皇好鬪雞鮑曰東城父老傳云明皇以乙酉

皇好鬪雞又教舞馬四百蹄及於梨園

昌者以善養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

三富貴榮華代不如此則賜錦可知矣舊

所引國忠事皆妄夢弼曰都城父老傳明皇

樂民間清明節鬪雞戲及昂位治雞坊索長

畜擾教飼之上好民夙尤使諸王外戚至傾

帝敗產市雞時賈昌為五百小兒長天子甚

愛幸之金銀之賜日至其家明皇雜錄上每

鳴宴舖會則御勤政樓黃金吾及四軍兵士未

明陣仗盛列旗幟皆被黃金甲或衣短後綉

袍太常陳樂衛尉張設太官具飲候時百寮

貴戚三王後諸蕃酋長皆就食府縣教坊大

陳山車旱船尋撞走索舞劍角抵戲馬鬪雞

又令宮女數百人飾以珠翠衣以錦繡白幃

中出擊雷鼓為破陳采太平采上元樂

舞馬既登淋

既一作解，淋曰明皇常令教舞，淋之傾盃，樂奮首，鼓尾無不應，第又施三層木，淋乘馬於上，抔轉如飛，命壯士拳馬，舞於榻上，安祿山亂，馬散，落人，間田承嗣得之一日，軍中大享，馬聞，彘而舞，承嗣以為妖而殺之。

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長柳一作曲仙遊終一闕

女樂父無香洙曰：謂祿山亂，天子出幸，女樂

矣，宜女樂之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黃洙曰：言不

復行幸也，定功曰：傷嘆之也。秋風辭曰：草木黃落，兮鴈南飛，容齊三筆云：先忠宣公在北

方得唐人畫驢山宮殿圖，一軸華清宮，居山顛殿外，垂簾宮人無數，穴簾隙而窺，一時伶官戲劇，一品類雜沓，列于下也。

杜闔雞一詩，真所謂親見之也。

省字律詩五首

題省中院壁

鶴曰：既謂題省中院壁，又

是乾元元年為拾遺，時作者謂門下省也。

掖垣竹埤梧十尋

十，一作千，趙曰：禁掖之垣，

宮掖門師古曰：非正門而在兩旁，若人之臂，掖也。掖垣，昂此義，公在左，掖故云。夢弼曰：埤

埤，移切，又皮靡切，乃省中左右掖也。垣，埤皆埤也。高曰：垣，低曰埤，竹埤，梧皆長十尋也。

洞門對雪常陰陰

師曰：董賢傳：重殿洞門，註

曰：對雪當作對雷，左太冲吳都賦云：增岡重阻，列真之字，玉堂對雷，石室相距，蓋是詩有

鳴鳩乳燕落花遊絲之語，乃春時非可言雪，傳寫之誤耳。蘇曰：魯直常云：唐省中皆青壁。

畫雪夢彌曰以洞門落花遊絲白日靜梁簡

對梧竹故常陰洵也燕入遊絲帶蝶驚鳴鳩乳鸞青春深批先

情此非旌旗日暖宮殿風微腐儒衰晚謬通

籍洙曰點布傳上置酒對衆折階何曰腐儒

歎其晚年自賊中歸謁肅宗通籍禁者漢書

音義腐者爛敗言無所堪托也籍者為二尺

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者禁宮

應乃得入也謝玄暉出尚書者詩既通金閨

籍退食遲回違寸心非夢彌曰謂仕宦袞職曾

無一字補洙曰詩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註

公前為拾遺故用補袞事不許身愧比雙南

必泥仲山甫為宰相事也

金洙曰古詩羨人贈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

愧比雙南金許身

春宿左省鶴曰公為左拾遺屬門下者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批風

極動二動字相近星動較奇○夢彌曰漢武

帝起建章宮有千門萬戶之遊萬戶指宮中

之門引列星之月傍九霄多趙曰九霄多意

光而動搖也明傍於九霄霄喻親近天子之清光也

不寢聽金鑰平聲聆也聽因風想玉珂洙曰玉珂鳴珂

也蒼舒曰通典光鵬入海為戒可截作馬勤
謂之珂趙曰兩句主下句公有封事欲上故
聽開門且想朝馬鳴珂也夢弼曰唐車服志
五品以上有珂傘凡車之制三品以上珂九
子四品以下去通袴及珂明朝有封事
四品以下去通袴及珂明朝有封事
其密故封敢問夜如何趙曰詩夜如何其師
之以此達封
開羣臣入朝風傳玉珂之聲故教問夜如何
玉珂導者所鳴之珂故云馬非也鶴曰負觀
三年太宗始於太極殿聽政令文武官各上
封事極言得失又唐志補闕拾遺掌供奉諷
諫大事廷諍小則上封事今封事欲上而至
於數問夜之如何其憂國愛君之意展轉于
中視岑參所云自覺諫書稀者
為不伴矣夢弼曰四句意貫

晚出左掖

鶴曰詩云晝刻傳呼淺春旗
籜仗齊當是乾元元年春在

諫者

晝刻傳呼淺

之新漏刻銘云衛宏載傳呼
使夜漏起宮衛傳呼以為備也趙曰春旗籜

伏齊

旗羽衛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
批濃

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

批

諫草者不欲人知也然使人知其焚藁是猶
欲知也雖焚藁亦避人正是點破古事無限
懇歎此事君當然之蘇曰晉羊祜傳嘉言謹議
獻納必焚其藁夢弼曰批結語讀之數過歎
昏焚其草騎馬欲雞栖批忠實謂為日夕淺
故世莫聞騎馬欲雞栖批忠實謂為日夕淺
耳亦未嘗非日夕意也○珠曰文選雞登栖
而歛翼師曰騎馬出左掖雞欲栖之時謂日

之夕矣。希曰：通鑑云：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已時，即還家。軍國機務，皆決於私家。今觀此詩，不唯至午且至雞栖，雖曰時丁多事，自應如此。亦裴冕苗晉卿輩知所以徵監也。

宿府

鶴云：詩云：清秋幕府井梧寒。當是廣德二年秋在府中作。

清秋幕府井梧寒

洙曰：武帝拜霍去病大將軍於幕府中，故号幕府。梧桐也。夢弼曰：魏明帝詩：雙梧自空井。詩家用井梧自此始。

獨宿江城蠟炬

殘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批上

著○蘇曰：李固邊角風急，永夜無寐，時唯自語。鄭當時中天月色皎潔，故人流落千里，不知誰看也。

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

已忍伶俜十年事，夢弼曰：伶，高丁切。俜，普丁切。失所見，甫遭亂奔走自

強移栖息一_枝安。莊子曰：空十回載，九十年矣。

言鵬鷖事而云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枝矣。其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不知其所以然矣。夢弼曰：甫時寓嚴武幕，為參謀，特一枝之安也。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院中一作使院。鶴曰：詩云：幕府

秋風日夜清，當是廣德二年秋作。又云：浣花溪裏花競笑，肯信吾兼吏隱名。明年果歸溪上。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疎雨過高城。葉心朱

實堪時落。

批堪者不堪也。○洙曰：劉越石詩：朱實墮勁風，繁英落素秋。

階

面青苔先自生

綠錢曰沉休文詩賓除生復有樓

臺衙暮景不勞鍾鼓報新晴
浣花溪裏花鏡

笑肯信吾兼吏隱名
兼一作令洙曰公嘗為

曰汝南先賢傳鄭欽吏隱於蟻陂之陽言浣花之開似能獻笑必笑我草堂而宿院此中

有公家事

陵廟 古詩二首 律詩十四首

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

鮑曰開元三年

六月睿宗崩十月葬橋陵公故有是詩師曰天子之墳曰山陵取其高大之義

鶴曰橋陵在奉先西北三十里梁權道編在天寶十四載然公以十四載十一

言月往奉先而此詩云廟宇容秋螢又不

三載物價暴貴人多乏食時往見諸官而作此詩

先帝昔晏駕

洙曰僕天志宮車晏駕註天子當晨起早作而方崩殞故稱

晏駕者凡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晚出也趙曰先帝指言睿宗也

茲山朝百靈

趙曰陸機作吳太常誄有云幽駟百靈夢寐曰茲山指豐山也長安志開元四年以蒲城

縣之豐山建崇岡擁象設

虎之類也楚辭招魂沃野開天庭

象設君室靜間安些

廣衍即事壯重險

賦洙曰易習坎重險也天台沃野

詩昂事論功超五丁

既多矣鶴曰寰宇記云蜀王開

立宗廟時天生五帝能徙山每一王死輒為
五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為墓誌今賦橋陵故

云夢彫曰今論其築也坡陀因厚地一作坡陀

陵之功超過五丁也坡陀高大貌却略羅峻屏

曰相如二世賦登坡陀雙關雲疎以

長坂夢彫曰坡陀雙關雲疎以

畧奕列兒孫綽詩雲關虛冉冉雙關雲疎以

遠山却畧羅峻屏雙關雲疎以

夾路風松肅泠泠導路急離騷七諫下泠泠而

夙石門霜露白露一作霧夢彌玉殿葢苔青

石夢彫曰謂春彗時也宮女曉知曙祠官

朝見星職而度於從事以象生時也空梁篠

畫戟泥夢彌曰隋薛道衡詩空梁落燕陰井敲

銅瓶井以供祭也中使日夜繼一作日繼夜

心不寧夢彫曰王謂肅宗豈徒郵備亭尚謂

求無形趙曰禮記備物孝理敦國政神凝推

道經不殊曰莊子用志瑞芝產廟柱肅宗延英

殿御座梁上生玉芝一莖三花上製靈芝詩

生芝非是好鳥鳴巖扁鳴一作巢一作宿儂

鳴高嶽前崔峯江河左澄澹卹切峯昨設

切山高兒謂華山也澄鳥定切澹于扁切龍首

水兒謂黃河也洙曰西都賦右界褒斜龍首

之險帶以洪河徑謂之川趙曰高嶽指嵩山也洪河指言橋陵之左是洪河所過也

城蓄峻趾 城蓄峻趾壙之趾以益其高也鶴曰金城京

北屬縣華州亦有金沙苑交迴汀一鶴曰沙苑

在馮翔縣南十二里寰宇記又云沙苑古城

在朝邑縣南十七里又按唐高祖武德七年

校獵永與奧區固阻則天地之奧區焉川原

紛眇冥居然赤縣之開元四年以縣之豐山

建曆宗橋陵改為奉先縣仍隸京北府十七

年昇為赤故公詩言赤縣舊註引岷崙東有

赤縣非是望應二年又置玄宗泰陵於縣東

北接舊史上皇親拜五陵至橋陵見金粟山

上有龍蟠鳳翥之勢謂侍臣曰吾千秋後當

葬此地後以廣德元年二月辛酉葬廣德元

年十一月改為廣德臺榭爭宕崙夢弼曰宕

淹詩岩崙官屬果稱是聲華真可聽宜蘇曰

南樓期使人可服夢弼曰官屬指

二陸聲華使人可服夢弼曰官屬指

赤縣內諸官其才德名聲稱其職王劉羨

竹潤 洙曰晉江適竹賦有嘉生之美竹翁

洙曰詩振古如茲註振自啖侯筆不停味無

也夢弼曰謂其才之多也啖侯筆不停味無

鶴曰啖杜覽切洙曰王劉裴李鄭啖皆當時

赤縣官也趙曰補正平鸚鵡賦序筆不停綴

夢弼曰謂遺辭必中律言遺辭良多變矣放

筆之捷也遺辭必中律言遺辭良多變矣放

謂其發言合法度也利物常發矧奚經切砥

矧曰中丁仲切當也利物常發矧奚經切砥

謂其發言合法度也利物常發矧奚經切砥

謂其發言合法度也利物常發矧奚經切砥

謂其發言合法度也利物常發矧奚經切砥

謂其發言合法度也利物常發矧奚經切砥

謂其發言合法度也利物常發矧奚經切砥

謂其發言合法度也利物常發矧奚經切砥

謂其發言合法度也利物常發矧奚經切砥

謂其發言合法度也利物常發矧奚經切砥

謂其發言合法度也利物常發矧奚經切砥

謂其發言合法度也利物常發矧奚經切砥

謂其發言合法度也利物常發矧奚經切砥

謂其發言合法度也利物常發矧奚經切砥

石也謂其制物有割裁也莊子養生篇庖丁為惠文君解牛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

千牛而刀刃如新發於刃又綺繡相展轉夢彌曰綺繡琳琅喻其文華也

愈青熒琳琅一作逾洙曰書禹貢雍州厥貢球

夢彌曰琳琅也側聞魯恭化中牟令後漢魯恭為

為理夢彌曰善政也魯恭秉德崔瑗銘崔瑗高後漢

文辭今座右銘傳於世夢彌曰太史候鳧影

王喬隨鶴翎夢彌曰後漢王喬為葉令喬有

帝怪其未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

言其臨至輒有雙鳧自東南飛來於是候鳧

至乃舉羅得雙鳧焉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子

晉也乃舉羅得雙鳧焉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子

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

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

頭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頂望之不得到拳手

謝時人而去余謂王劉裴李鄭氏啖侯皆縣

內官有仙骨殆非凡朝儀限霄漢夢彌曰此

俗之流皆義之辭朝儀限霄漢下甫自述

也赤縣令入朝而公自拾遺貶為華州司

功故不得與朝會之儀如限隔霄漢也

思迴林垆洙曰謝靈運詩相送越林輒軒辭

下杜夢彌曰輒音坎軒音可又苦賀切輒軒

或從土義同楚辭七諫然瑤軒而留滯飄飄

漢書音義下杜在長安今之杜城也

凌濁涇往奉先故度水涇潘岳賦北有清渭

濁涇鶴曰涇水本濁而後人襲舛多以涇

清詩云涇以渭濁猶謂涇以謂而見其濁也

初非言渭濁夢弼曰書生旧短褐短一作短

凌陳作陵陵乘也者衣短旅泛一浮萍洙曰古詩泛泛江漢萍

水浮遊荒歲兒女瘦暮途涕泗零呂曰漢

出見老馬於野唱然有志問於御者曰此何

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放出也

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之不

為也東帛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焉夢弼

曰主人指縣內官廉宇容秋螢夢弼曰廉宇

欲求諸見念也廉宇容秋螢官舍也此官

舍館甫腐草化為螢其質不美甫自喻流寓

諸官不以其質不美賤之而見容也喻

理豈愜趙曰謝靈運擬王粲詩序云家本秦

窮愁醉未醒倣可曰史記虞卿非窮愁亦

當推俗累浩蕩乘滄溟蘇云蘇勛云何時擢

之浩蕩偃仰視八極挹瓊漿丹砂吾志足矣

夢弼曰流寓者出於事勢不得已甫豈樂為

之苟能擢脫俗累優游於江湖之上乃

甫性之所樂尚以俗累所拘為恨矣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鶴

衡山唐初隸潭州神龍三年始屬衡州

公以大曆五年至衡山當是其年作按

禮樂志貞觀四年詔州縣學皆作

孔子廟開元二十七年謚文宣王

旄頭紫微無復俎豆事趙曰旄頭胡星也

頭紫微帝宮也紫微言其祀帝座此追言

安史之亂也夢弼曰俎豆禮器也謂當時之

亂無復講明祭祀之禮也金甲相排蕩青衿一憔悴蓋民

士徂於戰爭不遑學校也父母在則衣冠飾以青鳴

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道不振也儒往夫不

遑息學者論素志志不展也我行洞庭野

歛得文翁肆師曰文翁肆指縣學夢弼曰文翁比陸宰也漢文翁為蜀郡守

興建學官以教蜀人繇是大化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補註趙云文翁肆字則揚

子所謂書肆陶淵洗洗胃子行鄭曰洗洗

明所謂講肆也元子以下至若舞風雲

整肅也曹子謂元子以下至若舞風雲

夫子弟夢弼曰行戶部切列也大若舞風雲

至舞夢弼曰從學者若舞風雲而祭名使童男

其所為舞夢周室宜中興孔門未應棄夢

周以喻唐也言唐所以宜中興則孔門豈可

桑子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百姓日用而不可

知者皆是以資雅才渙然立新意陸宰也

有是也衡山雖小邑首唱恢大義而衡山能

學資之衡山雖小邑首唱恢大義而衡山能

而成爾首建學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闕宮頌詩闕

能後周公講堂非曩構大屋加塗既勤下可容百人墻隅亦深

之字也仰塗也鶴曰書既勤下可容百人墻隅亦深

垣墉惟其塗既勤下可容百人墻隅亦深

遠何必三千徒始壓戎馬化所學校者教

侯能後洋宮而淮夷傲眼則其所折暴亂

者何必三千之徒言文德足以服遠也夢弼

曰家語孔子教人東
備已上三千餘人
林木在庭戶密幹疊蒼

翠有井朱夏時輓轡凍塔祀
輓落胡切圓轉

水也凡鍾
耳聞讀書聲殺伐災髣髴
批災髣

里切砌也
鶴曰髣芳未切夢
特覓其髣髴而已補註

聲而樂彼其草之患
特覓其髣髴而已補註

鬢鬢見
故園延歸望
作園一衰顏減愁思南紀

不審
叔波瀾
波瀾之言能以文德易暴亂也
趙曰洸洸

其荆楚輕剽之風
西河共風味
洸洸曰洸洸

而恩波廣被也
宋詩倦跋涉載筆尚可
味者言人樂其教也

記趙曰言宋詩之官倦於
紀陸宰之路而不來

官倦於跋涉使陸宰德政不聞于上甫尚
得以此是篇記其事以備國史之失墜也

行次昭陵
西鶴曰唐太宗陵在醒泉縣

通一藝者詣京師公自東都西歸應詔
故道經昭陵也當是天子五載長安作

詩云出人拜鼎湖則
是未奏賦授官前也

舊俗疲庸主
謂煬帝疲困也
羣雄問獨

夫批有典有則
如羣雄李密之流也
失道而無助

識歸龍鳳姿
洸洸曰識書也
按唐紀太宗方四

日之威定虎狼都
洸洸曰蘇秦傳秦虎狼也
天屬

表

尊堯典

宗希曰父子天屬也謂高祖禪位于太

以其法度

神功協禹謨魯曰謂親定九州也

書有九功之德

可歌如禹也風雲隨絕足趙文曰

與孫權送馬書曰

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絕足

亦時有之矣

夢虜曰雲從龍風從虎時李靖曰

之徒皆以夙雲並

日月繼高衢

會隨馬足而奮也

曰日月繼高衢

也謂高祖禪位而明

文物多師古

古為師之師

稽古也朝廷半老儒

儒碩學趙曰老

直詞寧戮辱

賢路不崎嶇

趙曰言不報於進用

降蒼生喘未蘇

蒼生僅存殘喘也

土邊滌撫洪鑪

政陽曰謂陶成壯士悲陵邑

年拜陵邑

陵廟詩衣冠終冥

拜鼎湖

世名其地為鼎湖趙曰言天變未弭

而指揮安率土

邊滌撫洪鑪則言太宗之意

猶欲勤兵於遠也

立志方如此遠爾升遐故

悲昂湖之拜也

玉衣晨自奉

取乘死而賜玉衣

修可曰玉衣貴人死者珍

異之衣謂典衣逐時

整頓帝服也漢武故事

高皇廟中御衣自篋

中出舞於殿上冬衣

自下在屏上平帝時

哀帝廟衣自在押外

馬汗常趨

批上句寂寥下句莫爽皆玄思入

天室故事安祿山及昭松栢瞻虛殿靈虛一作
陵奏石人馬皆有流汗松栢之祖審言和李白真
古者陵廟多植松栢園松栢田又類延年拜陵
奉使河東詩云陵園松栢故重經木昭半龍麟
廟詩松夙也昭陵急多植松栢故重經木昭半龍麟
謂雙栢是也昭陵急多植松栢故重經木昭半龍麟
亦云再窺松栢路又接會昌三年勅諸陵相
裁今後每至歲首正二七八四箇月內擇日相
與百姓栽植畢日縣與塵沙至暝途寂寥開
安當則唐諸陵皆有栢與塵沙至暝途寂寥開
國日下開謂太宗躬親戎馬承一天流恨滿
山偶師曰追想太宗開國之日今無英雄之
曰鮑明遠行路難歌妓舞女
今誰在高墳累累滿山隅

重經昭陵鶴載此詩當是在九載作是年

高祖與四宗皆加大聖字五后皆加順
聖字故詩云宗祀日輝光還見五雲飛
以言天子之孝也天室五載遊存趙歸
應詔退下復至東都八年謁玄元皇
帝廟詩九載歸長
安重經陵下作此
草昧英雄起洙曰屯難之時也師曰草而不
詭歌曆數歸洙曰孟詵論語天之詭歌堯之
爾躬夢弼曰謂隋末之亂太宗輔高祖以起
掃階之暴故民之詭歌天之曆數皆歸於太
也風塵三尺劍洙曰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
社稷一戎衣洙曰言太宗以武定社翼
亮負文德丕美戰武威洙曰汝翼又使宅百揆

亮采惠疇又丕美哉武王烈夢弼曰言
太宗能以文德繼美高祖偃武修文也

天廣大洙曰無不宗祀日光輝隆盛也聖圖

寢盤空曲熊羆守翠微廟也古詩陵寢暮煙

青夢弼曰翠微山抄也謂以熊羆之守陵

寢也鶴曰唐志註長安縣有翠微宮後改為

翠微寺昭陵雖在醒泉而翠微尚可想再窺

其臨幸之盛熊羆指言居守之兵也

松柏路還見五雲飛雲見夢弼曰符瑞圖京

房易飛候云大明八年宣太后陵前後數有

光及五色雲又有五絲雲在松下如車蓋焉

蓋夢弼州本巴東郡而忠乃析巴東之臨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

畫龍蛇批橘柚龍蛇皆本色語暗用下同○

之事公因見此有感也洙曰招雲氣生虛壁

一作清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洙曰書予

氏傳四載謂水乘舟陸

乘車泥乘輶山乘樛

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趙曰按樂史寰宇記於

渝州記云閬白二水東西流三曲如巴字是

謂三巴鄭云十道志渝州巴縣并巴東西是

論及禹廟詩早知乘四載而始禹廟在上流

云此言禹功疏鑿自三巴而始禹廟在上流

中間作

故控持也言三巴皆控持於此早知言其氣
力盛壯之時他人禹廟詩落句心不能如此
量力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公自註廟有吳道子

畫五聖圖洙曰天寶元年陳王符參軍
田周秀上言玄元皇帝降于丹鳳門之
通衢告錫灵符在甲喜之故宅上遣使
就函谷故關尹宅發得之乃置玄元廟
於大寧坊是秋改為太上玄元皇帝宮
二年追尊大聖祖玄元皇帝仍於天下
諸郡為紫微宮改譙郡紫微宮為太清
宮趙曰云元皇帝李老君也鶴曰天寶
八年自長安復遊東都作

配極玄都閼

夢弼曰配匹也極謂北極也閼

極玄都丹臺乃仙真之所憑高禁籙示長作高

一作虛洙曰前宣紀詔池籙未御幸者假與

貧民註籙者禁苑前漢音義曰折竹以懸繩

連之使人不得守祧嚴具禮守祧註周禮分官

祧遷主之所藏也趙曰周禮守祧守先掌節

鎮非常鎮重其廟也地官掌節註節猶信也

碧瓦初寒外琪曰碧瓦琉璃瓦也金莖一氣

旁批金莖凡語變化氣象上句正欲如此清

立之金莖夢弼曰西都賦抗仙掌義露擢雙

謂元氣也郊祀志漢武作栢梁臺銅柱義露

仙人掌山河扶繡戶也梁沉約春風詠明珠

之屬也

簾於繡戶散曰月迹雕梁歌白曰檀約陽春

芳塵於綺席曰月迹雕梁歌白曰檀約陽春

近日月言仙李盤根大樹為姓而唐以生指李

高大也仙李盤根大樹為姓而唐以生指李

祖故曰仙李盤根大樹為姓而唐以生指李

老君託從李母生李母無姓老君既託洪氏之

此為我姓本行徑曰太上道君既託洪氏之

胎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昂皓然

号曰老子神仙傳曰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

楚國苦縣人也又任昉述異記中山有綠李

大如拳呼仙李唐太宗探得李詩曰盤根植

瀛海交幹橫倚天舒華光四海卷葉映三川

倚蘭奕葉光日入其懷果以七月七日生武

帝於倚蘭殿奕葉猶累世也趙曰此以紀玄

元之盛義唐室以老子為聖祖則自老子盤

根而未至唐又如倚蘭之世家遺舊史

倚而為累世有光也世家遺舊史

有老子傳道德什今王誣明皇親註也德盡

而無世家道德什今王誣明皇親註也德盡

手者前輩吳生遠擅場張平子廟有吳道子盡

利甯長距終得擅場鮑曰古人於能事不

得求誇時輩須要於前輩中擅場夢弼曰名

畫記吳道子陽翟人好酒使氣每欲揮毫必

須酣飲學書於長史贊知監學書不成因攻

畫曾事道遙公章嗣立為小吏因寫蜀道山

水之躡自為一家書迹似薛少保亦甚便利

初任兗州瑕丘縣明皇召入禁中改名道元

因授內教博士非有詔不得畫張懷瓘每云

吳生之畫下筆有神森羅移地軸洙曰河圖括

神張僧繇後身也森羅移地軸洙曰河圖括

三百六十軸趙曰肇論云萬象森妙絕勤宮

羅海賦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森妙絕勤宮

字出論語今以新改為玄元宮故云五聖

字出論語今以新改為玄元宮故云五聖

字出論語今以新改為玄元宮故云五聖

字出論語今以新改為玄元宮故云五聖

聯龍衮

洙曰吳道子畫高祖太宗高宗中宗
禮記天子龍衮

大聖皇帝之字
禮記天子龍衮

有序謂繪五帝侍從也
禮記天子龍衮

居神品之上也
禮記天子龍衮

藻十有旌旒畫飛揚
禮記天子龍衮

二旒有旌旒畫飛揚
禮記天子龍衮

曰言栢葉歲
禮記天子龍衮

寒不凋也
禮記天子龍衮

箏吹玉柱
禮記天子龍衮

井凍銀床
禮記天子龍衮

地之井也
禮記天子龍衮

史也後道德其學自以隱無名為
禮記天子龍衮

皇師事之此詩意也
禮記天子龍衮

黃帝老子之術故云經傳拱漢皇拱謂用其
禮記天子龍衮

上公註老子後序漢文時河上公結草庵于
禮記天子龍衮

河濱常讀老子文帝駕往詣之問老子責以
禮記天子龍衮

不虛公子道德經章句二卷曰余註是經于七
禮記天子龍衮

授老子道德經章句二卷曰余註是經于七
禮記天子龍衮

百年九傳三矣
禮記天子龍衮

人連子四矣
禮記天子龍衮

者虛也谷神者虛中之神也言人之神自虛
禮記天子龍衮

十官列鴈行

臣名將鴈行存

冕旒俱秀發

子之冕旒朱綠

翠栢深留景

得霜而紅也

紅梨迥得霜

得霜而紅也

身退卑周室

周守藏室之

經傳拱漢

經傳拱漢

經傳拱漢

經傳拱漢

經傳拱漢

經傳拱漢

經傳拱漢

經傳拱漢

經傳拱漢

經傳拱漢

經傳拱漢

地也藝苑雌黃杜陵謁玄元廟其一聯云五
聖聯龍哀千官列鴈行蓋紀吳道子廟中所
畫者徽宗嘗製哲廟挽詞用此意作一聯云
北極聯龜哀西風折鴈行亦以鴈行對龜哀
然語意中的其親切過於本詩茲不謂之奪
胎可乎不然則徒用前人之語殊不足貴

湘夫人祠

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為其夫人因以
二女為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竟之長女
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英自宜
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為君謂
女英為帝子各以其盛者言之也鶴曰
案九域志二妃廟在全州而全在唐為
永州故今全有零陵郡古城又灌陽縣
別有祠在洞庭之上流詩云晚泊登汀
是大禹四年春作

肅肅湘妃廟

肅肅在廟也空墻碧水春蟲

書玉佩

燕舞翠帷塵晚泊登汀樹微馨借

渚蘋

借一蒼梧恨不淺染淚在叢筠

竹亦曰湘妃竹生瀟湘亦引博物志云舜南
巡死於蒼梧二妃淚下深竹成班二妃為湘
神故曰

祠南夕望

鶴曰與前篇

百丈牽江色

連珠曰海賦揭百丈所以牽艇也
楚謂牽艇索

曰百孤舟汎日斜興來猶杖屨夢弼曰興目許應切

斷更雲沙山鬼迷春竹鬼洙曰屈原九歌有山

不見天路陰湘妃倚暮花洙曰湘娥屈原平所

賦協靈運湖南清絕地萬言一長嘆蘇曰徐

於湘娥萬言一長嘆

謁先主廟鶴曰先主廟雖在成都而夔

亦有廟此詩云錦江元過楚亦以夔居

南楚先主國於成都而廟於夔循錦江

之過楚也竹送清溪月溪乃指豐溪永

慘淡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希曰世說戴道壹

中逢雪人向其狀先集其慘淡洙曰古詩

鷲風雲會佳人一何繁劉植說李軾書以

持論曰威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力侔分社

稷志屈偃經綸批來得渾渾有無限可感用

不立賓主老人口老人耳鬢盡之志屈而不得

易屯君子以經綸趙曰言劉葛之志屈而不得

伸所以偃也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洙曰

謂欲興劉氏也光臣孔明也蜀志建安二十

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元曰本初或傳聞漢

帝見害先主乃發表制服譙周等上言曰大

王襲先帝軌迹亦興於漢中又大王出自言曰大

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宜昂帝位趙曰先主

欲興劉氏而稱漢其所留之長策與後主也

古長安景極

頭一嘆嗟

當是宮在豐溪元年作

亦步歸魚復又卒於夔州永安宮所以

亦楚先主國於成都而廟於夔循錦江

之過楚也竹送清溪月溪乃指豐溪永

中逢雪人向其狀先集其慘淡洙曰古詩

鷲風雲會佳人一何繁劉植說李軾書以

持論曰威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力侔分社

稷志屈偃經綸批來得渾渾有無限可感用

不立賓主老人口老人耳鬢盡之志屈而不得

易屯君子以經綸趙曰言劉葛之志屈而不得

伸所以偃也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洙曰

謂欲興劉氏也光臣孔明也蜀志建安二十

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元曰本初或傳聞漢

帝見害先主乃發表制服譙周等上言曰大

王襲先帝軌迹亦興於漢中又大王出自言曰大

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宜昂帝位趙曰先主

欲興劉氏而稱漢其所留之長策與後主也

所畱長策者欲取中雜耕心未已建興十後主

原伏諸葛老臣耳斜谷出以流馬運糧不繼

年春亮悉大眾由斜谷出於渭南每患糧不繼

使已志不伸是此分兵屯田為久軍無私焉

者雜於謂濱居民之向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歐血事酸辛百餘日其於口切亮子宣王相持

軍時年五十四魏書亮糧盡勢窮憂患歐血

亮卒于鄠氏塢臣松之以此為亮在渭濱魏人

自元而自夸大也夫以孔明之畧豈為仲達亦云亮

歐血予及至劉琨裴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亦云亮

軍敗歐血此則引屈記以為言也其霸氣西

云入谷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故其霸氣西

南歌南流曰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

而亮卒譙周云西南上有黃氣趙曰譙周等已

初勸進曰霸氣願大王應天順民今葛亮已已

死中原莫圖也雄圖歷教屯語壯浪錦江元元

過楚劍閣復通秦批分之未允復合于彼傷

之土地迢楚通秦則言本可以混一而不能

焉所以舊俗存祠廟空山立鬼神立一作淫

記曰亮死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虛

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禮秩

蒼交鳥道在山中故云交鳥道鳥道山中

陰道也舊所引乃成都先主廟事地理錯亂公

詠懷古跡亦有翠華想像空山裏枯木

若是成都廟誠不應言虛蒼交鳥道矣枯木

半龍鱗

批寂寞

竹送清溪月

批風動竹

緩詩云娟娟清溪月

苔移玉座春

批玉座春

雀臺詩玉座猶寂寞

况乃妾身輕

換歌舞歲時新

之陋目自然可以破本出

祀事之禮也

蘇曰葛稚川再到

禱園里門也

絕域歸舟遠

擊馬頻如何對搖落

其夢身之流此已下甫言

昂諸葛之功自比而感歎

况乃久風塵

曰宋玉曰草木搖落而變衰

孰與關張並

張飛傳曰初劉備襲蜀丞相

以圍人徵士傳幹曰劉備寬仁有度

死力諸葛達治知憂正而有謀而為之

三不濟諸葛傳先主與亮情好日密

願諸君勿後言羽飛乃止趙曰

功臨耿鄧親

之鴻烈之高勳耿賈應天才不小

上言臣聞河圖洛書五經讖緯孔子

應自遠謹按洛書云云圖書云云

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故應際而生

子神合契願大得士契無隣批謂武侯相得

王應天順民法曰志先主後領益州牧諸葛亮

可及○法正為謀主張飛馬超為爪牙

許靖麋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

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

也彭美又璋之所擢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

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與不

勸遲暮堪帷幄飄零且釣緡批其自負如惟

維何維絲伊循向未憂國淚寂寞灑衣巾首批

廟詩評皆合○蘇曰有味真大手真男先主

詠懷古跡二首鶴曰玉殿虛無野寺中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先主曰劉

孫權襲園羽之故東征三吳為吳將陸議所

破於梯歸步歸魚復改為永安遂卒於永安

鶴曰按蜀志章武三年四月癸巳先主殂於

永安宮年六十三夔有其廟故作此以懷之

翠華想像空山裏空一作寒趙曰翠華車蓋

子之玉殿虛無野寺中寺公自註山有川龜

廟杉松巢水鶴希曰春秋繁露曰鶴水鳥也

而鳴故歲時伏臘走村翁鶴曰漢郊祀志作

曰水鶴伏日也周時無至州乃有之師古曰伏者謂

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為藏伏者謂

名伏日也嚴延年傳母欲從延年臘師古曰

建丑之月為臘祭又楊惲傳歲時伏臘夢

時曰謂居民也因武侯祠屋長隣近公自註殿今

東一體君臣祭祀同鶴曰漢魏丙贊君為元

相符而成也魏徵傳亦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

諸葛大名垂宇宙洙曰謂諸葛孔明之名垂

訓虛野生宇宙許慎註字四宗臣遺像肅清

高洙曰蕭何傳一代宗臣言孔明勳烈見於

然也蕭三分割據紆籌策洙曰言聲名飛揚獨步

萬古雲霄一羽毛洙曰言聲名飛揚獨步

萬古超曰以高飛鳥喻之也夢弼曰蜀如

耳伯仲之間見伊呂二公之間也孔明在伊呂

論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同耳或指揮若定

失蕭曹批兩語氣槩足掩上句之方知已語

謂諸葛功垂成而處卒也陳平傳天下指揮

後世為一福移漢祚難恢復一作運難恢

代宗臣為一福移漢祚難恢復一作運難恢

不可復再福志決身殲軍務勞

蜀相夢弼曰諸葛武侯廟在錦城西南

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平本傳亮躬耕

穡畝好為梁甫吟先主屯新野徐庶謂

孔明在軍蜀二十已上皆親覽希

曰孔明在軍蜀二十已上皆親覽希

曰孔明在軍蜀二十已上皆親覽希

先主曰諸葛孔明遂請亮三將軍宜枉駕
顧之由是先主遂請亮為丞相錄
建安二十六年蜀相謂諸葛亮為丞相錄
尚書事鶴曰蜀相謂諸葛亮為丞相錄
元年作公雖以乾元二年歲暮至成都
而此詩言朕階碧草滿葉黃鸝當是次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堂孔曰祠

廟也廟有古柏武侯手植之鶴曰華陽國志
成都夷里橋南岸道西有城故錦官也諸葛
廟在先主廟故宅城西前有雙大柏孫季昭
曰按蜀本杜詩並作錦官城註云成都府亦
呼為錦官城以江山明麗錯雜如錦也趙云
或以其有錦官如銅官鹽官之類其說亦是
不然止取錦而已何以更有官字錦官集蓋
至能後政為詩每官成一集所著錦官集蓋

鎮成都府時作也則身親見成都為錦官城
故取以名之况杜子美嘗卜居成都浣花里
其用官字必無誤當以蜀本為正夢弼曰華
陽國志成都西故錦官錦工織錦濯江中
乃鮮明他江不如蜀之錦江魚延能鮮明錦
絲蓋濯錦以魚浣布以灰故公詩用錦里錦
江錦水錦城錦官城錦官猶映塔碧草自春
地志州縣鹽官鐵官橋官猶映塔碧草自春
色賦洙曰江淹別隔葉黃鸝空好音夢弼曰此
皆傷其人乏不見也詩懷我好音古詩黃鳥
鳴相送咬咬弄好音荆公語錄映浚碧草自
春色滿葉黃鸝空好音此只錄武侯廟而托
意在其中矣誠齋詩話句有偶似古人者亦
有迹之者杜子美武侯廟詩云映階碧草自
春色滿葉黃鸝空好音武侯廟詩云映階碧
山鸞空樹響壘月自秋暉也杜云蘄雲岩際
宿孤月浪中翻此度信白雲岩際出清月破

中上也出上二字勝矣陰鑑寫隨入戶樹花
逐下山風杜云日月明岳葉露雲逐度溪風又
云水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此一聯勝度三尺
云永韜三尺劍長捲一戎衣杜云風塵三尺
衣亦勝度矣三顧頻繁天下計之自見亮亮
為先主而任皆為天下大計鶴曰王莽傳爵
重頻煩也三國志費禕以奉使稱能頻煩至
吳兩朝開濟老臣心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
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出師未捷身先死捷
兩朝謂先主及禕也
作用一長使英雄淚滿襟一批全首如此一字
人不忍讀故以為至十年遺下此語使人哀
傷又因老宗添我憔悴○洙曰其志不遂
也師曰亮欲合一天下未及出師一戰而
死使亮未死則吳魏豈能保其土地哉

諸葛廟

鶴曰詩云久遊巴子國屢入

久遊巴子國

武侯廟當是大曆巴子國屢入

為巴屢入武侯祠

子程曰寰宇記夔州春秋時為夔

薄惟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翊戴歸先主

并吞更出師

并吞出師表有并吞中劉氏也

蟲蛇穿畫壁

并吞出師表有并吞中劉氏也

正覲醉蛛絲

上句荒落可見

鶴曰覲研曆切夢符曰按前漢志民之精爽

不三育肅聰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覲在女

吟梁父躬耕起未遲

吟洙曰亮耕南陽作梁甫

於畫壁之間

正覲醉蛛絲

欲憶

於畫壁之間

於畫壁之間正覲醉蛛絲
吟梁父躬耕起未遲吟洙曰亮耕南陽作梁甫
欲憶於畫壁之間

吟事方却思
歸耕而起耳

武侯廟

武侯廟在成都記云諸葛公廟在

先王廟故宅城西漢立奉像先

主廟西院昂武侯廟前有双大栢古峭

可爰內有裴令公所著碑柳僕射書相

國段公古栢文鶴曰詩云空山草木長

當是指夔州廟後有上鄉翁請俊武侯

廟遺像缺落時崔鄉權夔州令詩又云

遺廟丹青落與上鄉翁詩合舊註恐非

當大曆元年作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

希曰陶詩孟猶

辭後主不復川南陽

批語絕上句想望其風

已死○洙曰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魯

縣在襄陽城二十里號曰隆中徐庶謂先主

曰諸葛孔明川龍也將軍豈見之乎先主病

劫後主曰汝子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

年封亮武侯五年卒於軍此

駐漢中臨發上表辭卒於軍

夔州歌

同作十首九首見都邑門鶴曰

曆二年夏作

武侯祠堂不可忘

祠堂一

中有松栢參天長

批惟此

干戈滿地客愁破雲日如火炎天涼

批惟此

最得教

上卿翁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鄉

權夔州

批因其權州昂託以此古人猶

體疎暢
磊落

恐失之○鶴曰公大曆元年至

夔時乃栢都督公嘗為栢作謝上表又
有陪栢中丞陪宴將士二首其詩作於
冬則崔鄉權州必在
二年此當是二年作

大賢為政即多聞趙曰言多有傳刺史真符

不必分尚有西郊諸葛廟小龍無首對江濱

批此用出處之弊缺落何至此。洙曰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小童也

居室上 古詩十一首

寄題江外草堂公自註梓州作寄成都故居鶴曰室應元年公

避徐知道之亂至梓州今詩云顧惟魯

風烟蓋謂不能前知徐知道之及詩當

是廣德元年作夢弼曰草堂在成都浣

花里萬里橋之西成都記草堂寺府西

十里浣花亭三里寺極宏麗有名僧履

甫居其中杜負外居處適近常恣遊焉

亂遂走梓州今於梓州懷思草堂遂作

其詩寄題焉

我生性放誕蘇曰稽蕭生平放誕性僻泉石

難欲逃自然難一作雅覓範曰自然也釋

夢弼曰老子嗜酒愛風竹謨嗜酒每醉愛觀

道法自然

風竹怡然自条人或曰陶弘景愛聽松風王

子猷愛竹先生愛風竹其清氣可相敵吳矣

而不下居此林泉作必一遭亂到蜀江

答而不

山之 **卜疇** 遣所便 遺一作遺 夢弼曰 疇疾也 便平聲 安靜也

也 謝靈運池上詩 徇祿 誅茅初一畝 誅曰 原十居

誅 鋤草茅以力耕 儒 廣地方連延 作方必一 經營

上元始 初一作 斷手室應年 趙曰 公以乾元元

都 明年即上元元年 乃公建草堂之日也 唐高祖

勅云 使至 知云 堂已成 不知 諸作 早 敢謀土

木麗 彭曰 堂名 以草者 取其草 自覺面勢堅

夢弼曰 考工 臺亭隨高下 夢弼曰 謂隨地勢

也 記 審曲而勢 敞豁當清川 夢弼曰 謂目前敞 雖有會心

侶 惟一作惟 蒼舒曰 古樂府短 教能同釣船

所 夢弱曰 數 干戈未偃息 安得酣歌眠 蛟龍魚

定窟黃鵠摩蒼天 鵠一作鵠 洙曰 魏文帝詩

創 草堂未獲 久居 素何 干戈 忽起 是以 遷徙

不 常如 蛟 黿之 無定 窟 黃鵠之 摩於 霄 漢 高

飛 遠引 以 古來賢達士 一作達 士志 希曰 晉

連 勝士 登 寧受外物牽 夢弼曰 古來 達道之

文 子有 馬十 乘 遭 崔氏 之難 尚且 棄而 達之

顧惟魯鈍姿 豈識悔吝先 偶携老妻去 慘澹

陵風煙事迹無 固必 洙曰 語子 絕 幽負愧雙

四 勿固 勿必

全

懼批非自愧雙全流離困走中常有矢身之

溺而正非君子之也。豈能沉幾先物早識悔

吾之逃斯亦偶然而已。甫之不尚念四小松

有夢四松曰按集蔓草易拘纏詩語老杜當于七

騷屑之時間闢秦隴於是入蜀始有草堂之

何少府乞果裁於徐少卿以至詰王錄事許

自給管因人而成也。然未及黔突避成都之

弟授草堂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送草亭

題草堂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送草亭

如歸成都云為同南溪竹抽梢合過壩每致意

草堂云不忍竟捨此後未薤榛蕪入門四松

在步塚萬竹踈則其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

復捨之而去。以史及公詩攷之草堂斷手於

公已在雲安。有此草堂終始祇得四載而其

是也。則按居草堂僅閱歲而已。其起居寢興

之適不足。以償其經營往來之勞。可謂一世

之羈人也。然自唐至今已數百載。而草堂之

名不其山川草木。托公詩以為不朽之傳。蓋

公之不幸而其山霜骨不甚長。永為隣里憐

批語嫩凄然。師曰。四小松為念惘其有

剛姿勁節。而為蔓草所戕。不獲遂其生長之

草堂

鶴曰公昔去成都因送夔武入朝

子遇害云云。又見殺四

蕃入寇陷松維州勢迫近蜀此詩首言
成都之亂似專指羌胡而羣小賊臣因
之為亂者也當是廣德二年自梓潼歸
成都依嚴武時作故有賤子且奔走三
年望東吳不忍竟舍
此復來薙棒蕪之句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

適無虞夢弼曰甫築草堂於浣花里因避成都之亂遂去之東川亂定復歸成都

無憂也乃請陳初亂時夢弼曰甫請歷陳及覆

乃須臾一作斯須蘇曰曹參曰大將赴朝廷

羣小起異圖中宵斬白馬盟軟氣已麩洙曰穀梁

北斷劍閣隅鶴曰公以寶應元年秋避成都

方畢工而遂去也是年七月徐知道及大將

赴朝廷謂嚴武以召去為京兆尹廣德二年

武再鎮蜀公復往依之於始歸草堂王洙

以為是崔寧入朝楊子琳為亂然崔肝楊子

洙第以西取邛南兵之向信其為栢正亭同

亂然寶應元年方於邛州置鎮南軍羌潭奴

取邛南之兵以斬劍閣之路爾况為之蠻夷

塞成成都始開蕃漢殊是專指羌胡而言羣小

琳始復成都若果候子琳之亂平而歸則其
春公已發白帝城布衣數十人亦擁專城居
下峽泊江陵矣
鶴曰專城謂其勢不兩大夢弼曰左傳物莫
為刺史也

兩互又兩始聞蕃漢殊西卒却倒戈一作兩

大不相事

弋賊臣互相誅焉知肘腋櫛趙夢弼曰戰國策

起於肘腋言禍自及梟鏡徒趙夢弼曰按前漢

起於左右也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

祠皆用之破鏡如龜而虎眼漢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義士皆痛憤紀

食之喻賊不知君臣之分也

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一珠曰僖公五年左傳

萬人欲為魚趙曰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歎

紀百萬之眾可使為魚唱和作威福夢弼曰

夢弼曰唐諱民改為人孰肯辨無辜夢弼曰方蜀

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大亂全無紀

綱正謂一國三公莫知所適從一唱之眼前

列杻械作引一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濺血

滿長衢濺一作流夢弼曰到今用鉞地洙曰

至於鉞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鬼一作人趙

矣則妾謂之鬼妾馬謂之鬼馬色悲充爾娛

如匈奴奴以亡者之妻為鬼妻也

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夢弼曰吁歎辭也

竿言喜怒無罪得顧國家有法賤子且奔

走夢弼曰賤子三年望東吳夢弼曰地理志

蘇州為吳孤矢暗江海難為遊五湖夢弼曰

秦伯之壘

方氏揚州之浸曰五湖今吳縣南太湖昂震澤是也一名震澤一名吳錫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為名

不忍竟舍此子夢復來薤榛蕪夢切剪也一云除草也甫望東吳之地移居夔州蓋避蜀亂欲迤邐下峽之荆南復顧四海之內孤矣皆紛亂不敢泛遊五湖又却歸入成都薤草堂之荒穢聊且駐居於此也

門四松在夢猶在甫甫首於草堂植四松今歸草與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為隣里松而不忘松恨不高千尺足知甫眷於此

步堞萬竹踈步堞一作步堞趙曰宋書袁粲也為丹陽尹常步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隣

舍喜我歸沽酒携胡蘆一酒德頌動則挈榼提壺補註陸士衡入洛詣劉道真無他言惟向東吳長柄胡蘆鄉得種未否

我來喜遣騎向所須文希曰大官謂張武魏

鄰城郭喜我來喜賓客隘村墟天下尚未

寧健兒勝腐儒洙曰黥布傳上對衆折隨何謂其草之隆武夫飄飄風塵際何地置老夫

於時見疣贅鄭曰疣羽求切結痛也贅之銳

自傷見剝如其身骨髓幸未枯夫夢弼曰昔者大

甫年未老而不自飲啄愧殘生雉夢弼曰莊子澤

見用故有是句

見用故有是句

見用故有是句

見用故有是句

見用故有是句

見用故有是句

步一飲不斲食薇不敢餘師曰食薇不敢餘謂其貪也後村詩

蓄予樊中喜我妻賓客隘村墟其休蓋用木蘭詩云翁

娘聞女未出郭相扶持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粧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猪羊

柎木為風雨所拔歎鄭曰柎桑子似杏而酸俗作柎鶴曰柎木在成武之草堂之前而師以虎倒龍顛喻炭武之死則是

詩作於永泰元年五月蓋武以其年四月死按史永泰元年五月蓋武以其年四月死

地至詩云五月鬻鬻聞寒蟬東南飄風動

是梁推道編在廣德二年若在其年則

公方自園州回成都再依武不應詩

云乃語尔

倚江柎樹草堂前故老相傳二百年故一作古誅

茅卜居拯為此趙曰屈原向漁父云五月鬻

鬻聞寒蟬東南飄風動地至朝夢解曰飄風不終

回風動地氣江翻石走流雲氣待族而兩蘇曰漢

四年大風起東南江浪翻榦排雷兩猶力爭漢

根斷泉源豈天意滄波老樹性所愛滄波一作滄茫

浦上童童一青蓋洙曰蜀先主舍東南有一木遙望之童童若車蓋

野客頻留懼雪霜夢弼曰野客行人不聞聽

笋籟批回後有情○洙曰莊子言地籟風作則萬竅怒號前者唱于而隨若唱噶冷

夙則小和飄夙則大和夢
也言柵樹為夙之鼓動其聲有如茅籟也宋
王高唐賦纖條虎倒龍顛委棒棘
悲鳴聲似竿籟
血點垂眉臆
趙曰乃下和淚
我有新詩何處
吟草堂自此無顏色
良材柵樹為風雨所按
喻武死於蜀無所依故歎惜之上元二
年武鎮成都甫自閬州挈家往依之武歸
朝廷甫游左蜀諸郡往來非一武再鎮兩
川奏為高唐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承泰元
年夏武卒鄆英又代之甫失所依乃泛江移
夔州大曆三年春下峽至荆南詳味此詩殆
為得此樹以為遊息覆底其下猶賴武以庇
焉今也如虎倒龍顛是使草堂之人
而無所棲托故云草堂自此無顏色

茅屋為秋風所破歎

蘇曰古之封諸侯

茅屋者制節之方州也風號令也所以
鼓舞萬民和四方之義也天宝十四載
祿山起漁陽之師詭言奉詔誅楊國忠
是謂義兵號令天下陷河北郡縣是謂
茅屋破也鶴曰唐自天宝之亂民不得
其居處者甚多公因茅屋為秋風所破
遂思度厦千萬間之庇其為憂國憂民
之念至矣師古謂此詩託以喻崔旰之
亂要之自不必專指旰而作蓋安史為
禍於國內山東河北者已為極盛吐蕃
又復入寇於是屢蜀多有表鼠之禍二
有後入寇於江浙且有表鼠之禍二川
後有段子璋徐知道崔旰相繼而及詩
所謂床床屋漏無乾處是也永泰元年
夏公去成都下忠渝草堂已不得而居
秋曉在雲安縣有雲安九日詩則是年

秋公已不在成都豈見茅屋為秋風所
破其作此詩者以鄭莫又好殺為秋風所
公在成都不值爰武之死欲再依莫又而
莫又驕縱不可托故舍之而去所以托
言茅屋為秋風所破
蓋深有所感傷也

八月秋高風怒號
名俊可曰莊子大塊噫氣其

竄怒號也
蘇曰八月陰中也秋

怒號者秋於五性為義
天寶十四載十月

九月范陽蒞度使安祿
山率藩漢兵十餘萬

自幽州南向指闕詭言
起義以誅楊國忠為

名其怒號之甚也
卷我屋上三重茅

方陷三郡詔先殺大原
尹楊光翹於博陵郡

十二月六日陷陳留殺
張介然九日陷滎陽

郡殺太守崔無諛改云
卷三重茅也師古曰

人所依託焉既為秋風
所破則無以自庇甫

以爨武鎮成都遂往依
之不幸武卒鄭英又

代武為節度由是見知
英又託以為庇焉兼

子揚子琳栢正節二刺
史相善崔旰殺英又

併攻楊子琳栢正節二
是卷三茅之此也

飛度江洒江郊
琳栢一作滿師古曰謂楊子高

者挂冒長林梢
鄭曰冒古大切師古曰謂

者飄轉沉塘坳
蘇曰分茅之臣悉皆奔逃

陽副使封常清三子戰皆
不勝西奔陝高仙

芝鎮陝桑城西保渭關故
曰洒江郊也高者

以義為高也林君也肅宗
昂位吳武玄宗在

蜀長林也高義之臣扈從
左右如韋見素陳

玄禮故曰挂冒長林指也
塘坳泥塗也下者

卑汚裘節處於泥塗是時
河北二十回郡俱

為所陷如譙守陽萬石令狐潮陽希文劉貴
哲皆附賊其後潮亦說張巡曰盍相從以苟
昌貴可謂飄轉而不能自守也夢弼曰坳於
交切地不平也師古曰喻下民墜於塗炭之
也若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
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明也村
鄙也童無知也明明鄙野無知之輩以我國
家師老而莫能為之敵所以盜吾土疆賊吾
善良故令狐潮說張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
出關天下事去矣豈非欺我老無力也平原
太守顏真卿以食非對面為盜賊也竹莖制
北郡縣盡陷賊豈非對面為盜賊也竹莖制
也公然抱茅入竹者祿山及顏杲卿袁履謙
緋袍令子假子守土門所謂抱茅制荷恩鬼
杲卿謂祿山曰汝營州牧羊羯奴竊荷恩鬼
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及子祿山怒縛之節解
而罵不絕賊鉤斷其舌杲卿含胡而絕張巡
保睢陽使南霁雲詣賀蘭進明告急賀蘭無
意出援兵且張樂以大事霽雲言城中食盡
力屈賀蘭不聽遂截指示信竟不食而去豈
非呼不得也趙曰韓詩外傳曰乾喉焦唇仰
天而歎曹子建善哉行曰日來大雞口燥唇
乾蓋公參用之也師古曰南村羣童以喻崔
肝之徒欺我老無力喻代宗師直為壯曲為老
忌憚焉兩恣為殘暴左傳師直為壯曲為老
公然抱茅入竹去謂挾其茅土也唇焦口燥
呼不得時代宗號令不行召諸道之兵無有
應者是以避吐蕃之亂跳而幸陝令崔旰有
能遣使諄諭豈歸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
能止其侵暴乎

雲墨色

蘇曰甫嘗于草宙同陷賊遁歸行在
許遠持其股心而賊勢遂衰四方持角而祿
山詭言之號令無所施猶夙之定也雲墨色

若雲喻礼条法度墨色不明也天子蒙塵西
幸忠臣繼踵而陷賊礼条法度與自而明也
師古曰甫依託三子以爲震庇如茅屋然今
息時見杜鴻漸討平蜀乱故旰食宵衣稍定是以
有俄頃風定之喻也然旰食宵衣稍定是以
殺氣猶盛是如渝州開州並殺刺史秋天漠漠
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仆踏裏裂
夢弼曰惡鳥路切蘇曰秋義也望天子以義
理天下今也官監蔽其明女謁侈其心漠漠
而無所牽治向昏者垂老之晚年也愚不明
也明皇晚年高力士尊其欲太真妃迷其情
豈非向昏而黑也布者女工之本儉之所尚
也衾者所以衣被也布者女工之本儉之所尚
被天下且置之而不所以布爲衾蓋茶儉而衣
金也而以斬殺爲事斬殺則少恩明皇末年
非真妃不知崇儉以嬌兒太真妃也仆安寢也太
真妃搖其安謂嘗以祿山爲養子出入宮掖
不不禁穢醜捨聞而明皇不悟祿山出范陽子
貴妃爲內外授且令進奇禽異物以蓋帝心
宰相太子多言其及貴妃妃力保之故帝不
信及漁陽雜作且約太真妃非踊裏裂也師古曰
昔楚王投騶於水以飲士卒三軍乏士皆如
挾纒爲上者不可不恤其下布衾多年冷似
鐵謂寡恩而士不和莫又爲政刻薄無溫煖
之惠如布衾然嬌兒比崔旰旰旰旰旰旰旰
舉兵以及而罵中大亂豈
非惡仆踏裏裂之誓乎
床床屋漏無乾處
夢弼曰梁簡文帝風詩客
舍床床漏不復客宿
兩脚如麻未斷絕
蘇曰床人所昂以爲安也床床四方之所安
居者屋漏無乾處者謂今皆陷於泥塗是時

滄趙見援博平陷虜潼關失守南破宛洛張
介然崔魚鼓死其城郭李澄盧奔蔣青死其
官所詔如麻未斬絕者蓋天下浸淫於塗泥
未有已也揚雄嘗曰震風凌兩然後知廈屋
之為弊幪故甫以兩脚未斷言其亂之滋也
師古曰屋漏無乾處非特甫無所庇罵民皆
失所依也也兩脚未斷絕謂及者繼而趨也
按集甫有詩云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庸州
殺刺史
自經來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
蘇曰祿山父子借竊於三年之間四方騷然
不遑安枕豈非少睡眠也蜀道尚艱雜靈武
未還內故謂之安得廣廈千萬間趙曰白
泊濕何由徹也安得廣廈千萬間趙曰白
大裘長萬丈之裘子若公言千萬間之廣廈自
豈有深
肯有深
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勤安如

山蘇曰亂而願治憂而思柔忠臣義士之常
心甫於是時官卑位卑身親罹乏之力無所
施不免傷今思古而欲得庇覆天下之蒼生
謂其歡然懷歸尚未忍棄去高祖太宗之遺
烈故欲後安之使無震風凌高祖太宗之遺
兩之虞故曰不動安如山也嗚呼何時眼前
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意蘇曰
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甫遇亂而願治其
以嗟歎之永歌者蓋寫其憂憤之心冀欲有興
衰撥亂之主而康濟王室以成巍之突兀之
功謂之何時者所望之誠至也吾廬獨破受
凍死亦足若祿山之亂天子入蜀甫走鳳翔
謁肅宗授拾遺子房瑄少為布衣交至德元
載七月二十一日瑄敗於陳陶斜羅相甫上
巖言館罪細不宜免肅宗怒詔吏推同後意
鮮出為華州司功曹然不甚者錄時寇奪甫
家邸彌年孱弱至餓死繼而棄官去客秦州

負薪採橡粟自給故其
斷章所以言死亦足也

水檻

鶴曰詩云遊子久在外行門戶無人持
當是慶德二年自梓園回草堂時作

蒼江多風颺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

郭景

純詩高浪
駕蓬萊

焉得不低垂遊子久在外

夢弼曰
遊子甫

自謂

門戶無人持

夢弼曰持謂字也古采府
隴西行健婦持門戶勝一

夫大丈

高岸尚為谷

谷深曰詩高岸為
何傷浮柱

何傷浮柱

歌

趙曰張平子西京賦時遊極於浮柱上也
三輔名梁為極作遊梁置浮柱上也

扶

顛有勸誠恐貽識者嗤

洙曰語危而不持顛
而不扶則將焉用彼

既殊大廈傾可以一木支

洙曰大廈將傾
非一木可支師

曰謂岸谷尚有變易於水檻何恨乎水檻駕
于巨浪之上為水所蕩動浮柱欹側此亦常

理但顛危必用扶持也此甫含蓄意思
朝廷之材當顛危之際莫有扶持者矣
臨

川視萬里何必欄檻為

師曰此言王者當
天下為度一視同仁

思及無外不可有此疆界
之舞也諷肅宗視人外傳載孔子出遊少源
人生感故物慷

慨有餘悲

趙曰韓詩外傳載孔子出遊少源
之野有婦人哭甚哀向之婦人曰

向刈蒼薪亡吾簪是以哀非傷亡簪不忘故
也洙曰漢高過沛置酒沛宮慷慨傷懷泣數

下行

破船

鶴曰詩云緬懷邈舊丘鄰人亦已
非當是慶德二年再歸草堂後作

末句云所悲數奔竄白屋
難久留明是年果下忠諭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清溪上日傍

柴門遊趙曰此言志在江海豈局促於蒼惶

避亂兵之夢亂崔州也緬懷遠舊丘一作緬

野竹猗丘師曰舊丘故隣人亦已非野竹猗師曰謂

脩脩船舷不重扣鶴曰艇胡田切誅曰江賦

埋沒已經秋師曰甫去成都凡三

仰看西飛翼下愧東逝

故者或可掘夢齋曰故若

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竄白屋難

久留蘇曰賈馮見耿弇曰子非久留白屋之

其言

宮屋鶴曰愛惜已六載茲辰去千竿當

草堂時已植竹堂成詩所謂龍竹和煙

意公正月歸溪上時宮屋故作

我有陰江竹師曰甫植萬竹能令朱夏寒符

陰通積水內高入浮

雲端趙曰枚乘詩甚疑鬼物憑甚一作如蘇

不顧剪伐殘夢齋曰詩東

白見山林秀茂曰

疑有神物所憑

疑有神物所憑

偏若面勢

師曰謂植竹以蔭東射之日隨其所向之勢夢所曰考工記審曲面

楚戶牖可永安

夢所曰謂戶牖之同庶也愛惜

已六載茲晨去千竿蕭蕭見白日洵洵用奔

端夢所曰甫避亂適梓園後歸成都再營築

載矣今晨不顧鬼物之護而剪度堂非華麗

伐之故見白日而奔端也

養拙異考槃趙曰詩考槃在澗考

少寬趙曰除草曰薙言雖有薙草洗然順所

適此足代加餐趙曰洗音洒夢所曰寂無介

斧響師曰甫築草堂茅茨不剪掾柱不剝庶

遂憇息權夢所曰憇起

柴門鶴曰詩云泛舟登瀛西回首望兩

當是太曆元年夏末求居於瀛西時作

所以又有蕭瑟洒秋色之句若云是太

泛舟登瀛西洙曰瀛音讓楚俗以山谷向水

秦俗以壇水為瀛皆謂之瀛趙曰夔州惟

東瀛漢瀛東瀛西則水兩傍之名今云登瀛

也舊註有踏瀛之說非迴首望兩崖夢所曰

東城乾旱天其氣如焚柴蘇曰其土安

峽也

焚柴趙曰尔雅云季天曰燔柴積薪而焚之也
鶴曰接唐五行志永泰二年閏內大旱自
三月不雨至于六月永泰二年改太曆元年
東城指夔自罗言之夔居東也故曰為巴東
郡長影沒窈窕餘光散唘唘切音同也唘唘加

切張口也接唘唘一作唘唘音同
空谷也言旱氣隱見岩谷之間也
大江蟠巖

根歸海成一家鶴曰巖口銜切趙曰巖巖之

巖崑之下公所言之巖曲於巖岩而終於
流出以歸于海也洙曰禹貢九州之水皆入于海下

衝割坤軸下夢如割割害也水暫練壁攢鑊鑊

夢彫曰言山峭互如聳鑊鑊之室劍矣莊子
大冶鑄金為鑊鑊此兩聯言峽中山水之狀

也蕭瑟洒秋色作瑟一氣昏羅日車夢氣一作日

乘車駕以六龜而煙嵐之昏蔽之
也莊子乘日之車遊乎襄城之野

此始峽一作峽夢游乎襄城之野

窄容浮查乘夢至天河亦甫自謂禹功翊

造化疏鑿就欹斜趙曰江賦巴東巨渠決太

古蘇曰巫峽記巨渠用石決太古之積衆水

為長蛇趙曰此水為長蛇亦新矣夢弼曰言

合數百風煙漸吳蜀舟楫通鹽麻夢弼曰吳

麻兩相資易也按集有曰我今遠遊子

飄轉混泥沙趙曰江賦或萬物附本性約身

不願奢

趙曰孟子不願人之文繡

茅棟蓋一床

趙曰沉休文詩茅棟

鷓鴣

清地有餘花濁醪子脫粟

康事脫粟公

孫弘

在眼無略嗟

夢窮曰渴醒脫粟可山荒

人民少地僻日夕佳

洙曰陶潛詩

貧病固其

常

病一作賤夢窮曰

富貴任生涯老於干戈

際宅幸蓬華遶石亂上雲氣杉清延月華

清

一作青月

賞妍又分外理愜夫何誇

洙曰漢書

怨謝靈運詩

足了垂白年

趙曰畢卓拍浮酒

敢居高士差

批師註差輩也未聞殆肩羗耳且言高士差亦可一笑師曰

差輩也敢以

書此豁平生迴首猶暮霞

客居

趙曰此雲安詩鶴曰詩云今又降

按史大曆元年二月杜鴻漸為山南西道劍南東西川印南山西等道副元帥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塹萬尋岸

夢窮

此艷

蒼濤鬱飛翻

趙曰備用王粲四言詩

葱

青衆木梢

洙曰沉休文詩

邪豎雜石痕

夢窮

五也沉休文詩

子規晝夜啼壯士飲精魂

夢窮

曰子規杜鵑也常以暮春悲鳴聽之者 峽關

四千里 趙曰十字疑誤豈自渝州明月峽至夔州西陵峽而下水路有四千里乎

水合數百源 水甚險合巴語衆水總歸于此

也人虎相半居相傷終兩存 賊謂安史之後

蜀麻久不來吳塩擁荆門 蜀

比此而起也 曰蜀不通故蜀布不出塩兩相貿易也

陸不 註江東歷荆門虎牙之南荆門山在石壁色有白

文類牙故以虎牙名二山楚之西南失大將

西塞在今峽州夷陵縣東南 自星奔 今又降元

鮑曰謂鄭公卒也 商族

永泰元年十月崔旰反殺鄭英也 商族

戎 夢 按史大曆元年二月以杜鴻漸為山南西

道 元帥 以平蜀亂也 已聞勤行軒 乃行車也

舟子候利涉 也 謂舟人候行軒之來亦

憑節制尊 也 謂鴻漸以尊度使我在路

中央生理不得論 也 謂武旋有崔寧之

亂 此 甫所以進退不能也 趙曰 公言其欲南

下 以 歸長安到處留滯而未幾今尚在半路

也 舊 註云甫欲依是武 川 愁病脚廢徐步

死 英 又不能容大非是 王孫 謂是武

視小園短畦帶碧草悵望思王孫 也 謂是武

也 甫以之川恐脚成廢疾起而徐步小園因

王孫不歸來鳳隨其皇去
夢弼曰鳳比君子

池塘生春草鳳隨其皇去
傷君子

之不見也勉曰豈鄭
籬雀暮喧繁
洙曰言賢

公之不見也亦繼亡也
籬雀暮喧繁
者亡而十

人喧競也時崔寧揚子琳柏正節更來成都
蘇曰王符隱居不仕自歎曰鸞鳳思見而不

可得籬雀終日喧人耳目何覽物想故國
蘇曰

其繁也工部此語寓意不淺
覽物想故國
蘇曰

王仲宣周覽春物十年別鄉村日暮歸况翼
緬想故國花草

北林空自昏趙曰上句以譬古居所在徒自昏暗而
無有歸栖
安得覆八頃為君洗乾坤
洙曰時

矣故甫前有洗兵馬稷契易為力犬戎何足
此有洗乾坤之說也

吞趙曰但得稷契而用之易為
力趙耳彼吐蕃犬戎何足吞乎
儒生老無成

蘇曰孔安國云儒士臣子憂四藩
懦弱到先無成立矣
一作四藩

篋中有舊筆情至時復援
藩憂慮才無所施以朝廷不吾用也其志無
所伸惟情至即援筆以詠之庶寫我憂也

客堂鶴曰詩云石暄薇芽紫渚秀蘆笋綠
當是太曆元年春在雲安作梁權道編
在永泰元年殆未審是年公尚在成都

憶昨離少城洙曰成都內城謂之少城趙曰
城接乎其西註少城
而今異楚蜀
屬楚成都

謂之蜀甫既離成都捨舟復深山
而素夔故云異也
夢弼曰謝

而素夔故云異也捨舟復深山
夢弼曰謝

捨舟復深山夢弼曰謝

舟馳 回渚 宵窕 一林麓 夢廓曰宵窕深貌山足曰麓蘇曰龐訖愛山至牛條

嘆曰欲得此宵窕以投老 栖泊雲安縣 夢廓曰

同雲安縣屬夔州南寓居雲安也趙 消中內 趙

相毒 夢廓曰甫嘗 舊疾其載未 載一作戰 衰 一作戰

年得無足 夢廓曰一作得弱足一作弱 死為

殊方鬼 沒為異域之鬼 頭白兔短促 洙曰不

老馬終望雲南鴈意在北 夢廓曰雲乃燕雲

馬常不忘燕鴈生於代北避寒來南故鴈常 別家長兒女欲起慙筋力

感賦胡馬仰翔 別家長兒女欲起慙筋力

其載未衰年得無足不能行也按集上文云舊疾

東 夢廓曰儀對景感傷時序之更易也 石暄蕨

芽紫 洙曰漸紫苞 渚秀蘆笋綠 洙曰蘆竹

謂之荻芽鶴曰尔雅釋蘆曰詩蒹葭揚 已

稼紛未稀 趙夢廓曰劉章云深耕鋤種立苗猶多也

公言紛未稀 微麥早向熟 夢廓曰微也 悠

勤江 夢廓曰謂春 漠漠春辭木 夢廓曰謂三

也右皆迷 臺昂選才俊 趙曰謂者昂也公時

也右皆迷 臺昂選才俊 趙曰謂者昂也公時

故稱自顧亦已極分夢廟曰謂揣前輩聲名人

蘇曰張融前輩埋沒何所得居然縮章蘇曰

也謂佩絳魚也章中章受性本出獨夢廟曰

也絳所以紐章縮佩也甫稟性平生憇息地必種數竿

竹夢廟曰唐本傳浣花里種竹植木結廬祝

此君無事業只濁醪夢廟曰謂香酒也按集有

曰拙康子山巨源書曰宮葺但草屋上公有

記者累奏資薄祿夢廟曰上公謂裴武也表

給也主憂豈濟時作主憂身遠弥曠職曰夢廟

幸流寓他鄉身遠王室不能濟時但曠廢其廟

也職循文廟篆工誅曰循文字文也廟獻可天

衢直夢廟曰獻可謂獻言於帝廷必本於尚

想趨朝廷毫髮裨社稷夢廟曰甫尚憂歸朝

也稷形骸今若是進退委行色夢廟曰奈何取

退失措但委乏行色而已孟子骸今已衰先

以行止非人所能為蓋謂是也遣興鶴曰梁權道編在乾元二年奉州

是乾元元年蓋公以華州作同作三首二首

見宗族行蓋公以天室十四載携家避

亂至乾元元年為三年是時公之弟在

東都故第二篇言弟末篇言洛陽後果

暫至
東都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万里，不復

歸本叢。曹彌曰：詩人多以此風雨喻患難。甫自

客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注曰：曹子建詩：轉

長風何意回飈，舉吹我入雲中高。上無

車滿園東。曹彌曰：詩生涯能况何？曹彌曰：莊

有常在羈旅中。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六



